

妻在海峽西 夫在海峽東

代筆四十年

家書抵萬金



保守估計，黃鎮國已經代筆800多封家信了。 網上圖片

民進黨
大佬謝長廷
的大陸祭祖之
行，令福建東
山銅鉢村名噪
台海。在兩岸近
40年的隔絕歲月
裡，這個因國共內
戰而妻離子散的
「寡婦村」中，唯有黃
鎮國為村中婦人代筆的
800餘封家書，跨越海
峽，為無法相見的人們帶
去希望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
葉臻瑜 福建報道



隨著兩岸「三通」，曾代筆書信近40年的黃鎮國笑言自己「失業」了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葉臻瑜攝

「我是被你那封信追回來的！」

黃鎮國常說，代筆書信容易，代人傳情才是最難。在40年代筆生涯中，一樁至今另他難忘的卻是一封「絕筆」。

銅鉢村寶蘭阿婆的獨子黃建忠17歲就被「拉壯丁」去了台灣，在20年杳無音信的情況下，寶蘭阿婆將本為建忠定親的童養媳，改認乾女兒招親入贅。隨著兩岸解禁，雖轉轉聯繫上黃建忠，但因故遲遲未能回鄉。寶蘭阿婆臨終前將黃鎮國喚到病床前，讓他替自己給兒子寫最後一封信，「你告訴忠仔，阿媽已經等了30年，等不了了。以後有空定要回鄉看看，到阿媽墳前拔拔草」。拉着阿婆的手，黃鎮國含淚在信中寫下「何時老母墳前望兒草，不再一歲拔青一枯黃？」

1990年中秋，黃建忠還是沒有回來，寄來的信裡仍是那句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」，委婉表達因父母雙逝世，自己返鄉也無親人可探的意思。難忘阿婆臨終囑託的黃鎮國，毅然提筆在回信中寫下一首《中秋寄台宗兄》的新古體詩，「歲月無情幾度秋，月圓人缺何時休。月色溶溶何時醉，何時良宵醉悠悠。誰家月下天倫樂，何人庭中獨自愁。月陰月晴總難測，趁峽浪平好行舟」。在詩句的感策下，黃建忠最終踏上了歸途，一見面便對黃鎮國說，「我是被你那封信追回來的！」並贈筆一支，上面刻着：代筆功高。

《中秋寄台宗兄》

歲月無情幾度秋，月圓人缺何時休。
月色溶溶何時醉，何時良宵醉悠悠。
誰家月下天倫樂，何人庭中獨自愁。
月陰月晴總難測，趁峽浪平好行舟。



鉢村91個「寡婦」的形貌特徵，身世經歷，還能感覺她們悲歡離合的心靈悸動，是名副其實的「海峽鴻雁」。

年過六旬的黃鎮國說，兩岸「三通」使鄉親們不僅可以通過網絡、電話直接聯繫對方，甚至還能互相往來，「大家都笑我失業了，但我寧可早一天『退休』，也不願再回到那個『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』的年代。」

在寡婦村展覽館裡，擔任館長一職的黃鎮國每年都要為大量遊人講解。「即便為重要賓客講解，我也不需要刻意準備，因為這些故事都在這裡。」黃鎮國指了指自己的心口。

1950年5月10日凌晨2點，東山島解放前夕，潰退中的國民黨軍隊包圍了銅鉢村。他們以查戶口為名，將17歲至55歲的青壯年男村民從家中趕出來，全部集中到村北面的黃氏祠堂。當晚僅有200戶的銅鉢村，就有147個「壯丁」被強行塞進駛往台灣的兵艦，其中91人已婚。

4歲目睹親人離別

那天，年
僅4

歲的黃鎮國，被母親抱着擠在呼天喊地痛哭的人群中，跑向東山島觀音亭碼頭，眼睜睜看着堂哥和全村其他青壯年一起被抓到台灣，從此杳無音訊。「堂嫂趁哨兵不注意，將一枚陪嫁的金戒指縫在堂哥的褲管裡給他做盤纏。」這一對新婚不久的恩愛夫妻就此一別40年，堂嫂卻一直沒有改嫁。每到過節，堂嫂都在桌上擺一副空碗筷。

「妻在海峽西，夫在海峽東，日日盼夫不見夫，共望海峽水。」直到1963年，銅鉢村收到了一封經第三地輾轉而來的台灣來信，給毫無頭緒的「寡婦」們帶來了希望。文化程度較好的黃鎮國成了婦人們的指望。

黃鎮國代筆的第一封信便是替堂嫂寫的，同在一個屋簷下生活，黃鎮國自小就非常了解堂嫂的生活，更能夠體會她對堂哥的思念之情。「我問堂嫂想在信裡交待什麼，她只是哭卻說不出。離別那麼長時間，我從她眼淚當中就已經知道應該怎麼寫了。」

人不能來往，信
總能通

達。但在兩岸未通郵之前，黃鎮國代筆的家書寄到台灣，卻要花去數月。「我們總以為貼足郵票，信就可以寄往地球任意一個角落，但唯獨貼再多的郵票也寄不到台灣。」黃鎮國告訴記者，當時一封寄往台灣的家信，必須先寄到東南亞的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等地，再由當地親友套上一個新信封轉寄台灣。

信件借道海外傳遞

由於寄信不易，當時一個信封裡常有寄給不同收信人的紙條，統一郵寄到一處，再勞煩海外親戚分發。1983年，村婦林招玉的丈夫黃鎮奇偷偷繞道香港回到魂牽夢繞的銅鉢村，成為村裡第一個返回大陸探親的台灣老兵。「黃鎮奇回家最重要的禮物就是帶了一百封老兵的家信，包括詔安縣、雲霄縣及東山本縣的。」一時之間，找黃鎮國代筆回信的鄉親排起了長隊。

自1987年12月20日起，台灣當局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，前後陸續有97人回到銅鉢。隨着後期兩岸通訊方式的增多，找黃鎮國寫信的村民越來越少。1999年，位於銅鉢村村口的寡婦村展覽館建成，常年搜集寡婦村資料、並為村民代筆的黃鎮國，自然成了這座展覽館的館長。村民們都說，他不但能勾勒出東山縣銅

農民收藏家 和他的「紅色」紀念品



紅色展覽廳內展出的各種勳章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攝



當地學生參觀紅色展覽館。 本報深圳傳真

見到謝維烏，浮上腦海的第一個詞語是：農民。黝黑的皮膚，消瘦的身形，一身服裝略顯簡單卻整潔，說起話來直白而不帶任何修飾。這樣的一個人，任誰都無法將他與「收藏家」這個頭銜聯繫在一起。然而也就這樣一個自稱「沒讀過書」的農民，幾十年來，省吃儉用，跑遍全國各地收集了各類「紅色」古董、紀念品多達數十萬件，數量遠超國家級別紅色展廳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 汕頭報道

在汕頭市龍湖區新溪鎮，謝維烏這個名字可謂遠近聞名。他自辦了一個300多平米的「紅色展廳」，擺出畢生收藏的多達上萬件的偉人雕像、紀念章等供當地的青少年參觀學習。09年，毛澤東的女兒李敏慕名前來，望着廳牆上各個時期毛澤東的語錄、塑像、歷史照片，激動地握着謝維烏的手連說「謝謝」。

收集花薪水四分之三

回憶起從事收藏的初衷，現年54歲的謝維烏直言純粹是「無心插柳成蔭」。1979年他在部隊當兵時，一位知識淵博的老者告訴他，漸隱退的物品將來大有用處，可收藏保值。於是，謝維烏開始有意識地收藏糧票、布票以及各式各樣的紅色紀念品，「沒想到就這樣上了癮。」沉浸在回憶當中的他講了收藏過程中難以忘懷的故事。

那年退伍後，他跟朋友一起經商做小買賣，收入不高的謝維烏省吃儉用，把四分之三以上的薪水都用於收集。「有一次我聽說外地有一套毛主席的勳章，帶着錢就跑去買

了！結果買完以後身上剩下的錢僅夠打電話！」無奈之下他只能向距離最近的戰友求救，「一天一夜沒吃飯！沒地睡，就窩在火車站等。」談及這些辛酸的經歷，謝維烏說，起初家人都反對他收藏，維持生計靠的是老婆微薄的薪水。即便如此，他還是會用全部收入買「紅色」收藏品，只因他對毛主席深深的崇拜。

紅色文化影響一生

「我們這一代的農民都是在紅色文化影響下長大的，當兵的時候，只要讀着毛主席語錄，就覺得很有安全感。」謝維烏坦言，紅色文化對他的影響是一輩子的，直到現在他都能背誦毛主席語錄，只要讀着就很快樂。正是這「癡迷」的態度，感動了原本反對他的親戚朋友，「現在家人會主動幫我搜集紅色收藏品的信息。」謝維烏無不得意的說，這麼多年來，他通過各種渠道千方百計地搜集偉人紀念品，幾乎跑遍了大江南北，家裡單是民國時期的銀勳章就有2、3萬個，連國家博物館都沒有他收集的齊全。北京博物館



謝維烏與李敏合照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攝

館長曾提出要以200多萬購買這套銀勳章卻被他拒絕了，「這些都是心頭好，看着都很開心，哪會捨得賣。」

讓年輕人了解歷史

他家裡堆滿了雕塑和紀念品，因數量太多，他不得不用10多個鐵皮箱裝起了部分收藏。久之，謝維烏「收藏狂人」的形象聞名，不少收藏家和文人慕名而來，曾有泰國鄉親邀請他到海外合作辦展覽，卻被他婉言謝絕。他認為收藏是為了讓年輕一代了解歷史，感受特區變化，傳承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，為此，在區政府的支持下，06年他自辦了一個300多平米的「紅色展廳」，將畢生收藏免費展示給青年一代參觀學習。鑒於謝維烏無私的精神，2010年他被全國首屆紅色收藏表彰大會組委會評為「全國首屆紅色收藏先進個人」。